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四十二至四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張識智

曝書亭集卷四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跋一

李氏周易集解跋

唐著作郎資州李鼎祚集子夏以來易說三十二家又引張氏倫朱氏仰之蔡氏景君三家注及乾鑿度合三十六家題曰周易集解自序稱一十卷斯為完書晁氏

志惜其失七卷葢誤信新唐書藝文志目録也或以其書宗康成排輔嗣然繹其序有云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是未嘗全排輔嗣論者未之察爾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獲之亟以開雕近則流播者多海鹽胡氏常熟毛氏皆有刊本矣唐史論經學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丐禮有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茝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强蒙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皇子而元四明袁桷集謂

資州有鼎祚讀書臺今未審故迹尚存焉否也

書周易本義後

朱子易本義析為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録一書乃强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者專主本義漸置程傳不講于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

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次序此何說哉沿至于今科舉試題交象並發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初求原書不得今覩此本附東萊呂氏音訓末有朱子後序是為完書宜亟開雕頒諸學官第恐下士見之翻大笑爾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兩人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為朱子所糾舉動不慎遂自絶于君子蘇平仲為與政鄉曲後學雖盛稱其經術然與政之遺書無一存

者黄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四月經進付祕書省有勑襃美謂其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稡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觀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崑山徐尚書原一為其弟子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黄中是書業開雕矣客或語尚書曰黄中獲罪朱子若刋其書是亦朱子之罪人矣乃斧以斯之當日朱子既有違言門人多言黄中文字可毀然黄中逝後勉齋黄氏為文祭之其略曰嗟哉吾公受天勁氣為時直臣玩羲經

之文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茍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茍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為文公高弟而推許黄中若是殆記所云憎而知其美者與

龍氏易集傳跋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

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為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動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録之以羽翼經初非刱解今書止存八卷爾通志堂集經解以闕書未開雕寫以藏諸笥

王氏大易緝說跋

大易緝說十卷元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邛州王申子巽卿撰康熙庚申借無錫秦氏本録而藏之書其末曰易十二篇為費氏所紊經傳之移易圖書之異同紛綸

乖合王氏之説雪樓程氏草廬吳氏或賞其平正穏當或以為確然粲然成一家之言者也易于秦火後獨完似無可議而歐陽永叔王景山疑及繫辭張芸叟疑文辭竊以為非是若夫李邦直朱新仲疑序卦傳弜卿亦然斯先得吾心者矣

跋魯齋王氏書疑

魯齋王氏書疑九卷宋史藝文志著于録按漢儒于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

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為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于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作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寛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

之觀者歎其用心之巧然亦知者之過也

尚書纂言跋

草廬先生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嘉靖中長興顧少保應祥官雲南布政使鏤板以傳萬里遺書海鹽鄭端簡公以草廬序文商榷端簡為疏其是非識之簡端其來書猶置卷中未及報也公以尚書義名家然夙疑古文非孔壁書與草廬意合特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核其實二十九篇此則公本諸司馬班氏之說爾草廬心非古文

所云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考四卷而外不聞別有所撰殆出于權辭其後梅鷟鄭瑗郝敬羅敦仁諸家紛綸辨駁學者終莫之信是則草廬之識高矣

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孝陵命儒臣考正九峰蔡氏集傳成書稽今所存實録紀載不詳按其本末自洪武十年春帝與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黄隣考功監丞郭傳論及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隣傳咸主蔡氏之說帝乃作七

曜天體循環論喻之二十四年冬禮部右侍郎張智奉
命同學士劉三吾等會議改定蔡傳二十七年夏四月
詔徵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監博士錢宰等二十七人
既至開局翰林院命三吾總其事朝士偕入書局者國
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賛善門克新王俊華修撰許觀張
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
教髙耀王英定公静次年春正月書成以予所傳聞若
是實録書法凡著書開局必具書纂修官姓名以埀後

世而明祖實録其初修自建文即位之初領其事者太常少卿高遜志僉都御史程本立等假是編在則開國之政治必粲然可觀迨永樂中再修三修要不外楊士奇一手所改削避禍益巧逢君愈工而是非之心無復存焉矣迹其于考正書傳諸儒僅先期書徵名姓名若朝士入遜者槩從削去原其故則許盧景戴四公先後咸死于難去之惟恐不盡遂并入局之朝士悉削之也嗚呼為之君者革除建文四年之事置天下于無何有

之鄉而其臣乃并洪武三十一年之治迹變易其白黒撓亂其濁清實録既沒其實由是志詹事府太學者題名多所闕遺文獻不足伊誰之咎與若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專攘宋元人成書以欺其主顧髙皇帝攷正之書傳反不采擇以頒諸學官廣等不足責然洪武君臣之用心固讀書論世者所深取也

讀武成篇書後

名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名誥三月丙午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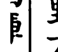
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閒一日越五日者止閒三日越七日者止閒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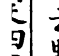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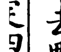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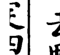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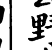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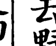











跋王氏詩疑

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說亦魯齋王氏書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為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禯矣甘棠于王風夫以

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跋毛詩李氏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説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檃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勦説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賈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

從考其官閥門世惜也

豐氏魯詩世學跋

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偽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為小正大雅為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為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隷體偽為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為此書以欺

世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
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
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啬坎坎伐輪兮作欿欿三歲貫
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藲此外素衣朱襮作綃見儀禮注
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煽方處作閻妻中冓之
言作中篝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
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
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

而豊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于定之方中為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為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巳之作偽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黄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其自序略云漢

興魯齊韓三家列于學官史稱魯最為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于魯最為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為刺康王而作固已異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為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于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

詭乎至于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為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録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為所惑也

讀豳詩書後

吾讀豳詩于東山之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盛奏凱之容顧慺慺及于室家兒女子之思若是乎言之近于褻者何與蓋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緩室家之思

旣緩則其婦子自分其身為夫之所棄置不復切于懷思即歸矣而男女之相恱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于美周公者也

吳氏周禮經傳跋

草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

孫當伯尚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蓋晏壁所

為也康熙丁丑五月西吴書賈以抄本周禮經傳十卷

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吴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

其議論序次均不同于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

先公字樣但有閒之師曰之文不審為誰所撰也

錢氏冬官補亡跋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㲈所撰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

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

強補冬官獨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向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圬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者矣鄭初名士馨字稺拙平湖人

跋陸氏儀禮釋文

陸氏釋文序録載注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于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一卷蔡

趙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為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于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于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録為正也

儀禮逸經跋

臨川草廬吳氏所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也奔喪也公冠也諸侯遷廟也諸侯釁廟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

居明堂也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士義元時太學雖有刊本而流傳者少楊東里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後乃得之傳聞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忤旨去官建文初起知太平府事曽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或云是永樂間事成都楊用修上元焦弱侯惜當日廟堂諸公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本爾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彼時東里諸公知為草廬書無足表

章者竊笑經生之少見多怪也

讀聘禮書後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為之賔介者亦得私面私覿于君卿大夫其于幣宰書之宰夫具之史展之于玉賈人啓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旜于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覿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賂之名相問者惟恐人知有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于

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寳而求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髙閣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説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説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曽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石經月令跋

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月令自漢以來篇居第五本在王制之後唐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冠諸四十九篇之首既亂其篇次又增益其文每月節分中氣當不韋作吕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有弄麞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逄君之惡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

至十月中氣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為一候以閉塞而成冬為一候更屬可笑沿及宋元説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為之作俑已

呂氏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第云東萊先生所著長沙陳邕和父為之序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為東萊公而居仁為右丞

子學山谷為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為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為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録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因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未能釋爾同里徐亭從子

學春秋書以示之

嚴氏春秋傳注跋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撰爾泰名注復社甲申後遁跡自稱巔軨子始為是書示生徒以胡氏為非不敢盡糾其繆或勸其改作乃復點竄舊槀成之繹其辭庶幾針膏肓而起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書時年八十

六經奥論跋

世傳六經奥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温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漁仲甞上書曰十年為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為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奥論曽未之及則非漁仲所著審矣

石藥爾雅跋

唐元和中西蜀人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衆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為一卷而白雲霽道藏目録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經部

曝書亭集卷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四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跋二

大唐開元禮跋

開元禮序例三卷吉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軍禮十卷嘉禮四十卷凶禮二十卷合一百五十卷草創討論諸臣則徐堅李鋭賈登張烜施敬本陸善經洪孝昌也于

時王舍人嵒請刪禮記舊文益以今事集賢學士張說上言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宜取貞觀顯慶禮書折衷異同以為唐禮久而論定者蕭學士嵩王舍人仲丘也迹其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于許敬宗李義甫之手削去國恤一篇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以復舊典可惜已矣是書既頒尋以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遂為士子出身捷徑究之登榜者無多何歟韓退之嘗苦儀禮難讀而熟開元

禮文更難也周益公序曰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即是書而可行然則是書而存雖百世率由焉奚不可之有

政和五禮新儀跋

宋之初仍沿唐制用開元禮取士禮器則準聶崇義圖繪于論堂之上既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新禮嘉祐有太常因草禮先後不無損益議者或誚其書繁簡失中不合古制蘇明允之言曰今特編集故事使後世

無忘焉爾非曰制為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至崇寧二年有詔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修典訓以貽永世大觀初元乃設議禮局以知樞密院事鄭居中刑部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强淵明等一十四人主之疑義許具劄子上請祐陵疊賜御筆指揮親定冠禮十卷蓋閱七載而成書于是鑄九鼎于汴京勒豐碑于河朔將謂禮樂與天地同流曾幾何時而金源百萬之師盟于城下徙之氷天雪窖中自古亡國之君所遭慘

黷未有甚于帝者觀于是書稽古之勤自非庸主所能斷決然則帝之亡天實亡之後之君子當念舊章之不可忘無拘成敗之迹以論世從而詬之庶乎其可已

書大明集禮卷後

明太祖草昧之際徵羣儒修禮樂書實録繫之洪武二年八月以予考之乃吴元年六月事也梁寅孟敬有贈徐一夔大章序云吴元年丁未歲詔徵至都大章亦見徵是時上方置三局一律局二禮局三詰局予備員禮

局而大章撰誥文又撰張翼翔南梓宇記云君以明經
舉于鄉今天子將即大位寅與君同受詔稽古禮文其
云將即位者洪武戊申之前也又上陶學士凱書云六
月八日伏奉中書省劄付以王命之重郡府督迫之嚴
即日就道亦指吳元年事此親于其身編纂禮書者其
言斷不誣矣實録第載吳元年八月徵江西儒士劉于
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于亦以吳
元年被徵也且劉宗弼者丞直之字丞直于吳元年十

月官國子司業不應又同遺逸之士至洪武二年就徵也是則禮局開設本丁未歲逮巳酉楊維楨續至修飾潤色之庚戌九月書成命名大明集禮其本末如是實録經永樂初兩次改修漸失其實爾是編五十卷萬歷中先太傅文恪公以禮部右侍郎掌本部尚書事拜定陵之賜簡端有内府圖書先公亦以私印識卷尾兵火之後予家賜書之存僅此而已

鄭世子樂律全書跋

律呂精義內外編各十卷正論四卷樂律算學新說各一卷此外圖譜一十三部又審定諸家樂書八部合名之曰樂律全書鄭恭王厚烷世子載堉所撰也恭王于嘉靖二十七年建言時政獲罪降為庶人發高牆禁錮世子席藁門外具槖饘者二十載莊皇帝踐位初赦過復爵由是世子以孝稱又髙延陵子臧之節讓國于凡尤人所難能也恭王雅善言樂世子又何文定瑭外孫學有元本按律審音察及銖黍歷辨劉歆何妥李照范

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若李文利李文察劉濂張敔諸家皆駁其非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過焉者也

書花間集後

花間集十卷蜀衛尉少卿趙弘祚編作者凡一十七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有仕南唐南漢者方兵戈俶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疎矣坊板譌字

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稍善爰藏之而書其後

書尊前集後

尊前集二卷不著編次人姓氏萬歷十年嘉興顧梧芳鏤板以行僉以謂顧氏書也康熙辛酉冬予留吳下有持吳文定公手抄本告售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索直三十金取顧氏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為宋初人編輯較之花間集音調不相遠也既還其書因識于顧氏本後

樂府雅詞跋

吳興陳伯玉書録解題載曽端伯所編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予從藏書家徧訪之未獲也既而抄自上元焦氏則僅上中下三卷及拾遺二卷而已繹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詞人止有此數信為足本無疑卷首冠以調笑絶句云是九重傳出此大晟樂之遺音矣轉踏之義碧雞漫志所未詳九張機詞僅見于此而高麗史樂志文宗二十七年十一月教坊女弟子楚英

奏新傳九張機用弟子十人則其節度猶具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道宮薄媚西子詞排徧之後有入破虛催衮徧催拍歇拍煞衮其音義不傳拾遺則以調編次第曩見雞澤殷伯巖曲周王湛求永年申和孟隨叔言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為尚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

跋典雅詞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册予未通籍時得一册于慈仁寺

集殘皆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史所抄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後予分纂一統志崑山徐尚書請于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冊予亟借抄其副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為中祕所儲也既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抄本詞四冊貽予則尺度題殘與予曩所購無異攷正統中文淵閣書目止著諸家詞三十九冊而無典雅之名疑即是書著録者未之詳爾予所得不

及十之二然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書絶妙好詞後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絶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録雅俗殊分顧流布者少後乃於藏書家抄得嘉善柯孝廉南陔重鋟之作者百三十有二人第七卷仇仁近詞殘闕目亦無存可惜也公謹自有賓洲漁笛譜其詞足與陳衡仲王聖與張叔夏方駕

書沈氏古今詞譜後

吳江沈光禄伯英審音律罷官歸撰嘯餘譜歌南曲者奉為圭臬鄉人目曰詞隱先生論者惜其未譜詩餘康熙丁亥春過徐檢討豐草亭見有古今詞譜二十卷檢討思付開雕予借歸雠勘始而信既而不能無疑焉夫四聲二十八調言樂章者所共知也宫聲七曰正宫曰高宫曰中吕宫曰道宫曰南吕宫曰仙吕宫曰黄鐘宫商聲七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

指調曰林鐘商曰越調羽聲七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黄鐘調角聲七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惟變徵不見收按其序固不可紊也沈氏譜首黄鐘乃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是生于黄鐘者混矣存大石去高大石由是生于太族者闕矣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又删去高般涉南呂黄鐘三調由是生于南呂者混且闕矣至于角聲生于應鐘

則全略之吾未得其解也若夫宫調未詳者凡二百七十餘闋沈氏裒為一卷附于末徵諸宋史樂志帝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傾杯樂百官飲奏三臺蓋傾杯樂惟林鐘商無之三臺有十三調此諸曲所以不同也至若破陣子正宫也朝中措黄鐘宫也小重山雙調也萬年歡杏園春菩薩蠻中吕也石州慢越調也六州歌頭大石調也太平時小石調也此當分注于諸調者也又如正宫有破陣樂雙調有拋毬樂不專林鐘商

也大石調有清平樂不專越調也歇指調有洞仙歌不專中呂仙呂調也中呂調有瑞鷓鴣不專般涉調也仙呂調有齊天樂不專正宮也有彩雲歸不專中呂調也林鐘商有風入松不專雙調也此百世之下尤難臆斷者也檢討工于詞所輯詞苑叢譚流布已久試取詞譜更正之母使四聲二十八調之序棼絲不治然後出而鏤板傳于世不亦可乎遂書卷後歸之

回溪史韻跋

回溪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予嘗見宋時鋟本于京師僅存七册嫵其殘闕未之録也歸田之後始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寫而存之笥宋人兎園册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閲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天下之寶離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少此十七卷邪

禮部韻略釋疑跋

韻書自陸法言孫愐後經丁度等審定韻略禮部以之頒行惟其略也故孫諤毛晃黄啓宗黄積厚張貴謨等代有廣益景定間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輯釋疑五卷以便塲屋之士隋唐以來之分部未嘗紊也契丹僧行均撰龍龕手鑑三卷本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蒲傳正帥浙西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略以為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昭之五音集韻黄公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夾而淳祐中劉淵又并二百六部為一百七

部舉隋唐以來之分部舍先民之章程顛倒其倫次羣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是編猶未改韻書分部之舊訓必有徵字必有紐何嘗不精且密學者守之以當圭臬作為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萬歷中重編內閣書目云是編嘉熙間四明余天柱曾雕于嘉禾郡齋

書韻府羣玉後

杜工部集有漫興五言絶句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興者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黄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上聲語韻姜堯章蟋蟀詞云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興紛紛紅紫俱塵土陰時夫輯韻府羣玉亦采入語字韻中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吴復從而

傳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漫興之為言蓋即眼前之景以為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興為興矣時夫韻府學者每笑其弇陋然猶識字乃知勤于學者雖兔園册子正未可廢爾

汗簡跋

汗簡六卷略敘目録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

罕見忠恕别撰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録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予偶得舊抄一册愛其奇古又一依説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錢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鋟諸棗木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為兎園冊問奇字者歸焉可為齒冷目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賛毛上舍扆刊説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

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
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為俗學
所惑也夫

類篇跋

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録三卷于
後先是丁學士度奉詔修集韻奏乞委修韻官别為類
篇與集韻相副施行于是王檢討洙胡學士宿掌光禄
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鎮司馬學士光先後排纂成

書草創于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并為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元間汝南許慎說文解字行分別部居凡十四篇始于一終于亥由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鍇作繫傳咸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類篇書出推源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旁求猶不改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亥

之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于范氏而進于司馬氏篇首冠以序係肴山蘇轍之文為范學士作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董逌詆之謂決磔鈎剔更無前人意然當時珍惜特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已被焚稱舊本為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夾雪本舊藏顧大理家後歸蔣氏宛平劉大夫知鎮江府日購得

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歲在庚戌覩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逺遜原帖其以夾雪名者蠹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于几席也葢自秉材既裂後遂櫽以銀鋌世多以此驗其偽真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鋌未櫽之先賜本之僅存于今者矣法帖之傳于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吳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于蠹其文宛轉糾纏字畫無損巧過漏痕釵股鼅魚蟲鳥柳薤

之篆即至黠者不能仿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于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帖棗木傳刻易失其真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初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別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覩銀鋌未爍時生面宜為鶴臯主人真賞也

石刻鋪敘跋

石刻鋪敘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敘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祕閣帖亦詮訂有序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叢編援据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射瀆就堂上人抄而藏之不啻象犀珠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冊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烟至今攪我心也堯章于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偽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甎皆能伐其

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黄長睿王順伯為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黄庭堅跋一卷榮芭釋文并說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隸續跋

隸續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僅七卷而已近客吳闗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弟邁後序繹其辭尚有隸韻隸圖而今不得

見矣又淳熙六年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喻良能亦有跋尾稱隸釋二十七卷隸續十卷既墨于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刊本亦止一十九卷將毋餘二卷為隸韻隸圖邪要之闕文難以復完合依婁氏漢隸字源目録次序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補之庶幾十得其四五矣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唐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録也卷中

載檇李沈虞卿氏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第
書沈撥梁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
聘表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撥韓侂胄來賀登
位又不書其官今觀五跋其一云上即大位之初撥以
國子祭酒名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
三年來守吳郡裝為一卷所云上即大位者光宗也按
中興館閣續録題名撥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年進
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

年十一月進祕書監十四年五月為祕閣修撰江東運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録院同修撰而正德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任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勘之虞卿之歴官本末略具矣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卷伊孫之茂字伯秀别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坐滕上覩此今已七十年不覺感愴按周益公必大撰朝請大夫海鹽魯訔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

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議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伯秀有感愴之言要之两公跋語皆條暢不類董逌輩之晦澀詩所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與吾鄉張元成嘉禾志不傳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銆排纂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尚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覽俞氏書有感識于卷末

寶刻叢編跋

宋史藝文志載宋敏求有寶刻叢章三十卷拾遺三十卷度南渡後已失傳臨安書肆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中條理金石文跋藉其會稡卷中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當南渡之後君臣無意復讎編地志者若祝穆王象之潘自牧之徒河淮以北陷蕃州郡志不復載思獨博采九域圖經所遺一一識之其識高于朝士一等矣

盛熙明法書考跋

法書考八卷元盛熙明撰虞揭歐陽三鉅公序之熙明龜兹人家豫章嘗游四明著補陀洛迦山考詩言滄洲到處即為家是已以近臣薦備宿衛為夏官屬斯編創于至順二年進于元統二年其文約其㫖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

跋名蹟録

崑山朱珪精于篆刻一時碑版多出其摹勒因取平生所刻文字一一志之曰名蹟録凡六卷附以贈言一卷

其第五卷載盧熊所撰遷善先生郭君墓志銘郭君名翼字義仲善七言近體詩人號郭五十六後之選明詩者入之明人之列且云洪武初徵授學官度不能有所自見怏怏而卒不知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熊志可據其爲訓導仕于元也由郭君本末推之則考證失真者多矣

衎齋印譜䟦

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硨磲瑪瑙取材愈廣

至王元章始易以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産皆入礱琢矣吾宗衎齋自漢以來搜羅甚博而審取其尤者作譜五册以視復齋嘯堂所收不啻一粟之比千囷也衎齋好古孜孜如不及繼此必倍蓰于是良年可假當再跋之

曝書亭集卷四十三

曝書亭集卷四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跋三

書周髀後

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于録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注又注一卷甄

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注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李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别為一卷其餘悉合為一矣髙之言曰笠以寫天青黒為表丹黄為裏而陳子之告榮方曰天象葢笠地法覆槃主葢天之説者也隋唐志均書趙嬰注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字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疑唐以前有趙嬰之注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

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注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注矣甄鸞北周司隸校尉渟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祕書省鈎考算經文字

靈臺祕苑跋

靈臺祕苑本北周明帝詔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叔奕撰書成凡一百二十卷隋志一百十五卷今止存十五卷本目録後有編修官司天監于大吉中官正權判司天監丁洵同看詳官奉議郎輕車都尉歐陽發看詳

官翰林學士承議郎提舉司天監公事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王安禮姓名蓋宋自太平興國而後私習天文者有厲禁天文推測之術不欲使民知之季才完書必多奥義諸人奉勅芟削而僅摘其十一若作酒醴去其漿而糟醨在矣

乙巳占跋

乙巳占七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撰唐志作十二卷陳氏書録解題作十卷則予家所藏非完書矣星野之説以

在天二十八宿分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十二國由是九州各有分星言天者尚之而是書兼引詩推度災邸鄘等十三國各有天宿又引洛書凡禹貢諸山以岍為角以岐為亢以荊山為氐壺口為房雷首為心太岳為尾砥柱為箕析城為斗王屋為牛太行為須女恒山為虛碣石為危西傾為室朱圉為壁鳥鼠為奎太華為婁熊耳為胃外方為昴桐柏為畢陪尾為觜嶓冡為參荊山為井内方為鬼大别為柳岷山為星衡山為張九江

為翼敷淺原為軫其義不見于歷代國史天文志亦足以廣異聞書以示門弟子

天文鬼料竅跋

言天文者有鬼料竅一冊繪昏旦中星為圖述躔次于後相其書名有類乎䜟緯而無瑰異怪奇之説昔者巫咸以黄燕紀星甘德以黑燕紀星石申以赤燕紀星參差莫準得此約而能該不難羅二十八宿于心胷矣

書宋寶祐會天歴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歷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
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歴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
行是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所云百年罕遇者也
按會天歴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祕書
省檢閱林光世同師堯王等推算略見于宋史律歴志
既而寶祐改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焴被命作序
原授時之典歲頒歷于萬國鏤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
既更無復存焉者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歴正以其

不易得也是本為崑山徐閣老公肅甫所藏予假之編修道積録其副按南渡以後自統元至會天歷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闕其法試繇丙辰一歲推之歴家可忖測而得其故已

太平寰宇記跋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目録二卷宋朝奉郎太常博士樂史撰康熙癸亥抄自濟南王祭酒池北書庫闕七十餘卷後二年復借崑山徐學士傳是樓本繕寫補之尚闕

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聞黄岡王少詹購得上元焦氏所藏足本及詢之則卷數殘闕同焉是編稽之國史多有不合殆取諸稗官小說者居多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而有要也

宋本輿地廣記跋

亡友仁和吳志伊以經史教授鄉里束修所入就市閱書善價購而藏之歐陽忞輿地廣記其一也志伊既卒于官書多散失是書偶歸予插架顧闕首二卷徐尚書

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閣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焉予亟傳寫遂成完書重是亡友物不輕假人每一展讀尚如手新觸也忞為廬陵族孫書成于政和中先之以禹貢九州而秦而漢而三國而晉而唐而五代首舉其大綱序之曰以今之州縣而求于漢則為郡以漢之郡縣而求于三代則為州三代之九州散而為漢之六十餘郡漢之六十餘郡分而為今之三百餘州雖其間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胸中蓋已了然矣故其

沿革有條有理勝于樂史太平寰宇記實多後此志輿地者中原不入職方殘山剩水僅述偏安州郡至于元始修大一統志而其書罕傳益以徵是編之當寶惜也

桂林風土記跋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祗存一卷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録舊藏徐惟起家卷尾稱獲諸錢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傳雖非足本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瓘歐

陽腯李渤諸人詩采唐音者均未著于録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

續錦里耆舊傳跋

予年來思注歐陽子五代史記求野史于蜀若毛文錫前蜀記事二卷董淳後蜀記事三卷李昊蜀書二十卷張彭錦里耆舊傳一卷俱佚不傳僅存者張唐英蜀檮杌十卷今止二卷若勾延慶續錦里耆舊傳三卷恐亦非完書也延慶字昌裔成都人官應靈縣令書成于開

寶二年起咸通九年迄乾德三年一名成都理亂記卷中載李昊降表及從降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李順王均劉旴作亂亦略載之可以資采獲者惜太常博士張約序已亡之矣

書夢華録後

東京夢華録十卷幽蘭居士孟元老撰紹興丁卯自為之序琴川毛氏曽刊入津逮祕書然失去淳熙丁未浚儀趙師俠介之後序是編為弘治癸亥雕本亞中大夫

汴人賈宗仲原兼有跋尾葢周藩儀賔也

書成都文類後

安吉袁説友起巖中木待問榜進士除祕書丞歷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輯漢以下迄宋淳熙蜀人詩文釐為五十卷目曰成都文類書成于慶元五年自為之序分門十一頰為詳整楊文憲公慎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庋之高閣矣予從海鹽陳氏得刊本重裝而

藏之說友官于蜀後入為吏部尚書嘉泰二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參知政事九月罷相見宰輔編年錄

書熙寧長安志後

韋述東西京記世無完書宋敏求本之撰河南長安二志世稱其該洽長安志舊有雕本字畫麤惡斯編借錄于汪編修文升善本也惜乎河南志不復可得為之憮然金風亭長彝尊識

跋元豐九域志

九域志十卷元豐中丹陽王存正仲被旨與曾肇李德芻共撰曩見宋槧本于崑山徐氏失四京第一卷次卷亦多闕文特府州軍監縣均有古跡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而此則經進本也故晁公武讀書後志有新舊九域志之目其進表上陳文直筆核洵不媿乎其言者宋槧字小而密斯則格紙軒朗便於老眼覽觀極為可喜抄而插諸架德芻別有元豐郡國志三十卷圖三卷載

宋藝文志小長蘆八十一老人彞尊手識

淳熙三山志跋

閩中多藏書家康熙壬子過福州訪梁丞相三山志無有也後三十年覩武進莊氏書目有之借觀不可得又六年而崑山徐學使章仲以白金一鎰購之予遂假歸録焉書凡四十二卷丞相自為之序志閩地者晉有陶夔唐有林諝宋有林世程諸書均佚是編亦罕流傳以三山士夫未著録者一旦有之足以豪矣特其體例附

山川於寺觀之末未免失倫然十國之事可徵信者多有出于黄氏八閩通志王氏閩大紀何氏閩書之外學者所當博稽也

書新安志後

古文至南宋日趨于冗長獨羅鄂州小集所存無多極其醇雅所撰新安志簡而有要篁墩程氏取其材作文獻志此地志之最善者予年八十始抄得是書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也

景定建康志跋

建康志五十卷宋景定中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武寧周應合撰歲在戊午春予留白下亡友周雪客語予曾覩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也今年秋九月過曹通政子清真州使院則插架存焉亟借歸録之應合淳祐間舉進士嘗為實録院修撰官以上章劾賈似道謫通判饒州自號溪園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彝尊書

咸淳臨安志跋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縉雲縣開國男處州潛説友君高葺正府志增益舊聞凡一百卷予從海鹽胡氏常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吳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端良之志新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惟潛氏此志獨詳合以吳越備史中

興館閣録續録都城紀勝武林舊事夢粱録大滌洞天志庶幾文獻足徵惜後之作通志者目未覩此以致舊聞放失可歎也夫

夢粱録跋

曩從古林曹氏借抄夢粱録係楊禮部南峰節文止得十卷後留京師聞棠村梁氏有足本其卷倍之亟録而藏諸笥歲辛巳寓居昭慶僧樓取而卒讀之嫌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未若泗水潛夫武林舊事之簡而有要

也雖然自曽端伯編類説朱藏一編紺珠集陶九成編説郛皆千百而取一説部之完書存焉者寡矣因賛徐舎人鏤板于呉下小長蘆彞尊書

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歴單慶延郡博士徐碩纂輯成書序之者郡人郭晦唐天麟也嘉禾之有志肇自宋淳熈間郡守張元成延閩人伯紀修之既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先輩關栻表卿續修因珂改調中輟僅

存五卷是書蓋踵栻舊本而增益之者栻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治蹟經籍目録俱闕焉又吳越錢氏建國曽改秀州為開元府乃是編不載未免失之踈略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之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于心矣碩他無表見晦舉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軒

寰宇通志跋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中奉勅撰總裁五人文淵閣大學士泰和陳循東閣大學士揚州高穀東鹿王文翰林院學士泰和蕭鎡左春坊大學士淳安商輅纂修四十有二人左春坊大學士安福彭時右春坊大學士吉水劉儼翰林侍講學士上元倪謙秀水呂原左春坊左諭德莆田林文司經局洗馬永新劉定之安福李紹右春坊右中允莆田柯潛翰林院修撰杞縣孫賢左春坊左賛善長寧周洪謨右春坊右賛善華亭錢溥左

司直郎肖州萬安香河李泰翰林院編修蘭縣黃諫長洲陳鑑博野劉吉壽光劉珝闕　曹恩仁和王獻盧龍劉宣錢塘童緣檢討曹縣李本闕　馬昇巴縣江朝宗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順天趙昂庶吉士瓊山丘濬盧氏耿裕安福彭華劉釪涿州牛綸滄州孟勳仁和何琮潛山吳禎興化嚴淦泰和尹直番禺陳政順天甯珍馮定上元金紳壽光黃甄餘姚夏時長壽王寬書成以景泰七年五月具表進景陵親序之鏤板内府頒示中

外先是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黄麗劉儼丁鳳鄭思克鄭權六人編類大明志書迨二十八年復命廷臣修飾刊行此通志之權輿也裕陵復辟以其書汎濫勅儒臣約為一統志天順五年帝亦為之序自一統志頒行而通志不復流布民間儲藏者寡矣總裁纂修諸員雖得附書于郕戾王紀獨曹愳馬昇二人香山黄才伯翰林記題名遺之因具書姓氏冀洽聞之君子補書其籍貫焉

跋虎丘詩集

虎丘詩集一卷明初吳人王賔所録吾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集中載郝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曽朴詩云闔閭冢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歲在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為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劒池池上碧崔巍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墉其

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由是虎丘築城吳人鮮有知之者巳予嘗步山後見遺址尚存特未悉山南何以為界大都鶴澗以南即城外地也又山本晉司徒王珣宅隋時舍利記珣宅有琴臺釋道宣載于廣弘明集而府縣志俱遺之古蹟之蕪沒者蓋巳多矣賔字仲光經字仲誼敏字志學朴字彥魯南老字正道貫字道傳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葬師言禍福多本于郭景純之葬經然試與百人分謀

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枘鑿齟齬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于詭奇沈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日本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詩載廬陵胡經用甫金山志志成于正德辛巳文待詔徵仲序之

書土官底簿後

土官底簿二冊未詳撰人姓氏海鹽鄭氏藏書也按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各有大姓為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後以其半隸武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

布政司領之隷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間有不靖旋即削平濊澤霑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毛檢討大可是予言撰蠻司合志因以是編資其采擇焉

安南志略跋

安南志略二十卷國人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

夔州黎崱景髙撰序之者十有一人廣平程鉅夫魏郡元明善安陽許有壬廬陵龍仁夫歐陽原功與馬崱亦自為之序漢自設交州日南九真三郡歴代沿革不同崱參攷史傳能詳其山川風土人物及書命之往復軍旅之出入篇章之酬和一一悉之蓋自内附後閑居漢陽得以優游著述宜為諸公合辭賛美也崱于泰定中游廬山著游記三卷惜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天歴中修經世大典大學士何榮曽以志畧上進詔付書局乃作

安南録一卷附入今經世大典已無存予從海鹽鄭氏抄是書恨譌字太多豕三虎六疑難盡釋安得更求善本是正之

越嶠書跋

越嶠書二十卷宜山李文鳳廷儀撰安南自元黎前輯志略後又百餘年建置沿革廢興之由末有成書紀載文鳳特為詮次有倫有要外史邦國之志斯稱善矣序言其國主有二名正名以祀天地神祇偽名以通中國

示邦人以不臣文鳳因具書之或訐其君臣之黠雖然人可欺乎適足形其至愚而已文鳳中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

書高麗史後

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録二卷合計一百三十九卷國人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三十二人編纂以明景泰二年八月表進并

鏤板行于國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卷中樂志歌辭率本宋祐陵所賜大晟府樂譜若輿服志載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開剃忠烈王四年二月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開剃十六年九月百官始著笠朝謁此元史所不載至若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閒猶通使稱為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謚曰惠宗即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

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紀年天元辛禑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謚為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

又

靖難君臣改修明太祖實錄因方孝孺而其父克勤循吏也乃沒其實黄觀景清修書傳會遜而削其名且誣

方先生叩頭乞哀覲于鄭麟趾髙麗史夢周圖李成桂不克為芳遠所殺芳遠猶知贈官易名麟趾等亦直書其事是篡竊之芳遠賢于長陵而下國之史官勝于楊士奇輩多矣可歎也夫

書海東諸國紀後

屬國惟髙麗有史有通鑑有史畧其次則安南國人有志略若日本之東鑑即吾妻鏡烏言侏離辭不能達往時亡友鍾廣漢撰歷代建元考自生民以來迄于明外極重

譯凡有僭號靡不書之既獲東鑑喜劇著之于錄然東鑑止紀其國八十七年事中間闕漏尚多予晚得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非完書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于明初珠連繩貫因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州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蘚俊侯繼高李言恭鄭若曾所述尤瞭如指掌矣叔舟字汎翁仕朝鮮官至議政封高靈君書成于成化七年十二月

跋吾妻鏡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寛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鏤版之歲也編中所載始安徳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紀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鬱轖又㸃倭訓于旁繹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略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惟髙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

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鑑史略諸書多可攷證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裔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覩是書于郭東高氏之稽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歴三十二年寛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

跋洪遵翰苑羣書

翰苑初入供事吏手持張閣老位詞林典故翰苑須知二編以見卷中引書五品不遜之語覽者以為笑端予既為史官思别撰一書自分職以來訖于明崇禎之季恒囊書入直曉夜抄撮積一十四冊擬删其重複補其闕遺題曰瀛洲道古録會遭院長彈事未果會粹成書然歸田後每扁舟近游未嘗不攜之滕笈也晚得孫逢吉職官分紀陳騤中興館閣録續録元王士點元祕書

志頗快于心近又得洪遵翰苑羣書足本于是詞臣之典故略備惜乎老矣目眊耳聾無能甄綜歎有願之不吾遂也爰記憶所録書目授之門弟子溧陽黄夢麟海寧查昇楊中訥高郵吳世燾婁縣姚弘緒長洲汪士鋐武進錢名世寳應喬崇烈俟有志者輯成之康熙丙戌陽月竹垞老人書

崇文書目跋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

四明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黄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寄予展卷讀之祗有其目當日之叙釋無一存焉樂平馬氏經籍考述鄭漁仲之言以排比諸儒每書之下必出新意著説嫌其文繁無用然則是書因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書籍自劉略荀簿王志阮録以來不僅條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故贊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藝文或稱其略序洪烈其後殷淳則有序録李肇則有釋題必如是而大綱麤舉

若盡去之是猶存虎豹之鞹與羊犬何别歟唐志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幾希賴有是書學者獲覩典籍之舊觀歐陽子集收總目敘釋一卷餘則馬氏志間引之辭不費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漁仲徒恃已長不為下學後覺之地此謂君子一言以為不知者也

跋中興館閣録續録

中興館閣録十卷分九門一沿革二省舍三儲藏四修

纂五撰述六故實七官聯八廩禄九職掌淳熙四年秋祕書監天台陳騤叔進所撰序之者丹稜李燾仁父也續録亦十卷則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次後人次第補録迄于咸淳者二録予抄自上元焦氏惜非完書然官聯尚存以之續洪氏羣書下及王氏商氏之祕書志黄氏之翰林記先正入官之倫序麤可紀述無憂文獻之不足徵矣

書元祕書監志後

元祕書監志十一卷著作郎東平王士點繼志著作佐郎曹州商企翁繼伯同撰所載詔旨公移多用國書文以是流傳者罕然一代之典故存焉卷中題名有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曰吳鄖而吉安府志稱鄖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庫哩濟斯嘗從之質疑刊其書于平陽路志遂附之宋遺民之列不知其仕于元革命之初

士之出處殊塗不可以㮣有是編足以證府志之誤矣

文淵閣書目跋

文淵閣書目編自正統六年六月著録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也其目不詳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觀者漫無考稽此牽率之甚者巳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録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

盡歸于燕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送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且括江西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間勅翰林院凡南内所儲書各取一部于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櫝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内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匯于一縹緗之富古

未有也攷唐宋元藏書皆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人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祕省所藏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迨萬歷乙巳輔臣諭内閣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亦皆

嘉隆後書初非舊本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稍述作者之旨較正統書目大為過之惜已無足觀徒為有識者歎惜而已

跋重編内閣書目

内閣重編書目八卷萬歷三十三年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奉内閣諭令校理能傳等稍疏諸書大略合乎晁氏陳氏之旨令以正統六年目録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地志差詳然宋

元圖經舊本並不登載著于録者悉成弘以後所編是則内閣藏書至萬歷年已不可問重編之目殆取諸刑部行人司所儲録之以塞責爾嗚呼設一典籍掌十萬冊之書立法苟且已甚以楊士奇之得君且奉詔編書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尚可追哉

南京太常寺志跋

曩海寧談遷孺木館于膠州高閣老弘圖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冊府書縱觀因成國榷一部掇其遺為棗林雜

祖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為高麗碽妃所出
而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産也聞者爭以為
駭史局初設彝尊嘗以是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
實録之舊今觀天啓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書孝陵殿
宇中設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祇碽妃一人
事足徵信然則實録出于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漢之
文帝自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于義何傷而奉天靖難
記每載長陵上闕下書及宣諭臣民曰朕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並舉壺漿欲掩而迹反露矣

志凡四十卷嘉善沈若霖編

書馮尚書元飈題首善書院詩後

萬歷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時先文恪公以禮部侍郎掌本部尚書事疏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所謂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

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稱神仙自能翀舉安得遺骨此韓愈所云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内監交往以致别生支節眩惑愚民疏進不報廹天啓初元鄒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時雍坊為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為偽學是歲毁先聖栗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歷之差徐宫保光啓篤信之借書院作歷局遂踞其中更名天

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

曝書亭集卷四十四